

□倪自放

一个诗人写下第一行诗,是什么触动了他的第一缕诗绪?对于诗人李林来说,六年前开始写诗时的情形甚至有些狼狈。

李林,笔名子木,肥城市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曾有过十年的空军生涯,后从警二十余年,现供职于肥城市公安局。已出版《挂在楼角的月亮》《母亲·渡口》等五部文集,作品刊登于《山东文学》《青年文学家》《花溪》《鸭绿江》等报刊,与文学为友,勤耕不辍。

2017年的初秋,在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岗位上忙忙碌碌的李林,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烦恼。2017年9月,儿子离家去天津上大学,李林才突然发现作为父亲的自己,与儿子无法沟通。从部队转至地方的二十余年,李林较多的时间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后到特警大队任副大队长。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长期没白没黑工作的李林,对儿子的学习生活关心不够。等儿子即将离家上大学时,李林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孩子相当长时间的成长。

直到六年后的2023年初秋,谈起当初与儿子情感上的隔阂,这个五十岁的硬汉仍差点潸然泪下。“没法沟通,两人说不了两句话就得瞪眼。”李林说,这种“僵局”持续到2017年9月孩子去天津上大学之后。

为了与儿子沟通,李林决定给远在天津的儿子“写信”。“写信”的形式是发微信,但多数微信内容都石沉大海,得不到孩子的回复。有一个傍晚,一筹莫展的李林突然想到了写诗,“一开始写的是古诗,最初也不讲究什么格律,也不懂,就是诗言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也不一定写给谁的。”李林说,把自己写的诗用微信发给了儿子,依然没有得到儿子的回复,李林也没期望儿子一开始就会回复。

慢慢地,李林就想着用诗歌的形式与孩子交流,但因为接触文学作品比较少,李林说自己最初写诗是真正的误打误撞。重拾笔墨,组织文字,对李林来说难度不小,于是找来相关的文学书籍读,一开始根本看不下去,转念一想,读书写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孩子更好地交流吗?因此,也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谁曾想,在克服最初的不适后,李林竟然一头扎进书籍里不能自拔,渐渐为书香所浸染。李林说,通过看书,自己明白了以前很多不知道的,也就更想把道理和文化告诉儿子。与文学,更是有相见恨晚之感。

用诗歌与儿子交流,儿子的接受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慢慢地,李林发给儿子自己写的诗,会得到儿子的回复,但回复比较简单,父子间关系有所缓和,但依然交流不多。李林说,应该感谢写作,写作让自己受益匪浅,也真正地改变了自己。为了与儿子交流,李林在写诗的同时果断戒酒。最初,儿子根本不相信李林能戒酒,更不相信父亲能写诗。在儿子确定了李林戒酒和写诗两个事情同时进行之后,孩子受到的触动是很大的。一个年过四十的父亲能果断地改变自己,让李林和儿子重新走到了一起,心更近了,亲情更浓了。慢慢地,儿子会通过微信回复李林写的诗,有时交流一下

【创作谈】

一路行走一路诗

诗歌的内容。

通过文学的熏陶,李林的精神面貌大变,也得到了文学界前辈师友的鼓励,包括前辈诗人叶文福、冷慰怀、马启代,当地师友张晨义、李华刚、陈士杰。2018年,李林出版了自己的首部作品集《李林诗歌散文集》,收入李林早期的诗歌散文作品共计200多篇,对于这部作品集,李林的中学老师李华刚评价说,“毕竟是曾在蓝天翱翔,俯视苍鹰的人,他的思维深邃,见解异度,悟性畅通无阻,诗歌、散文对他来说如酒中畅谈,往往给人以快意人生的淋漓和情感升华的阅读体验。”“毕竟是有故事的人,流露于笔端的故事、人物、风景给人以幽远的怀想和遐思,常常令人思有所悟,悟有所获。”

李华刚对于李林的评价,虽然针对的是李林早期的诗作和散文,但“快意人生”和“有故事”的评价,在李林随后逐渐成熟的当代诗创作和散文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李林在《别》中写道,“蟋蟀,窃窃私语/声声哭泣停止了黑夜/月光,扭头别过”。他在《红月亮——致敬父亲》中写道,“南风送来收获的味道/我看见父亲在前行/弯曲的背变成拉满的弓/刺痛我傲慢的眼睛/和麻木的心灵”。

著名诗人马启代编发过李林的第二本诗集《挂在楼角的月亮》,并称李林的创作为“有情有义有燃烧的诗魂”。记得泰戈尔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位诗人走不进他们的生活,他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可能全是无用的假货。马启代评价说,李林的诗来自他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体验的全部体悟,我不敢说他诗歌篮子里的货物多么优质,但保鲜保真没有任何问题,至少在他个人的意义上,他已实现了自我书写与文本同在,诗意图情与现实体验融合,诗歌写作成为他对世界倾诉的主要方式。李林不是技术主义者,他满怀诗意全身扑向艺术,看似粗犷豪迈,实际也有细腻和柔美,特别是他诗歌集的同名作《挂在楼角的月亮》就给人静谧、忧伤而又令人无限神往的审美感受。

虽已中年,李林在写作中体现的趣味和童心却有着鲜活和盎然的气象,如“湖水打着瞌睡/新发的嫩绿/把手指悄悄伸进湖水腋下/冷不丁地一抚,又迅速地抽手/假装若无其事//湖水醒了/茫然四顾/——谁在捣鬼/顽皮的嫩绿躺在湖的心里/窃喜”。

质疑和追问是李林诗歌的支撑点,在《夏日的乌云》中他说,“乌云,你是来驱赶炎热拯救世间/还是增加闷热助纣为虐/让我们拭目以待”。在《一条游在夏天的鱼》中,他以“我是鱼,请给我鱼的清凉”所做的呐喊,让我们窥见一个诗人对生命的怜悯和对自由、尊严的渴望。

李林居住在小城的西北角,单位在小城的西南角,小城的西南面是一座白云山,一条康王河自东南向西北穿过小城。每天早晨,李林五点多起床出发步行去单位,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经白云山到单位,徜徉在郁郁葱葱的白云山,一篇篇诗歌被记录在手机上。傍晚下班路上,李林一路行走在康王河畔,看人间烟火,抒心中豪情。从最初与儿子交流而引发的诗绪,到现在诗歌成为李林业余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李林一路行走一路诗,丰盈着自己的心灵。

□巩义胜

我家在东平湖南的湖口边,是大清河入湖必经的地方,祖祖辈辈在湖里靠种地、打鱼为生。

东平湖的形状像个水囊,西北连着黄河,东南接着大汶河下游段的大清河。湖西北、东北是连绵的泰山余脉,犹如一道强壮的臂弯,与湖西面、南面的大坝一起,紧紧环抱着这一片平静的水面,默默地守护着向西向南一马平川的鲁西南大平原。

东平湖是个蓄水湖,曾经承受着来自黄河和泰安山区双重的洪水压力。据记载,东段的大汶河古称汶水,发源于山东旋崮山北麓沂源县境内,汇泰山山脉、蒙山支脉诸水,自东向西流经济南、新泰、泰安、肥城、宁阳、汶上、东平等县市,汇注东平湖,出陈山口后由东平湖清河口出湖汇入黄河,这也成为黄河在山东的唯一支流。整个干流河道长二百三十多公里,流域面积九千多平方公里。泰安大汶口以上为上游,大汶口至东平县戴村坝为中游,戴村坝以下为下游,现在也叫大清河,大清河至马口以下才称作东平湖区,流域面积近五百平方公里。有资料说自河源到湖口落差竟达三百六十多米。“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国西高东低,河流基本上都是向东流的,但由于特殊的地势环境,大汶河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西向河流之一。

据老人们讲,以前东平湖里地势稍高的地方到处遍布着村庄,但连年不断的水患让人们不停地避难和搬迁,叫“逃水”。“逃水”的漂泊让村人们苦不堪言。从我记事起湖里已经没有村庄了,听说有些人去了东北,但大多数都在湖的周边定居下来。我们村就是这样的。

每年的七八九月是雨季洪水泛滥的季节。村北的这段河汊有一千多米宽,当咆哮的大水奔涌而至时,在人们满怀秋收希望的眼神里,那些望不到边的玉米、大豆、高粱地瞬间成为一片汪洋。由于以前预警信息非常不畅,很多时候人们匆匆撤离时,很多生活用品甚至畜禽只能丢弃。于是,在湍急的洪水间,常常看到从上游冲下来的麦垛、草垛,以及站在上面的鸡鸭、猪羊,也有整棵的树或木头。由于水流太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很少有人敢冒险去打捞这些东西。

【岁月留痕】

滔滔洪水西流去

□邹波

父亲的脊梁

雨,裹着丝丝的感伤,
带着绵绵的清涼,
将盛夏炙热换成泥土芬芳。
叶,渐黄,
故乡,千里相望,
挟着慈母的针线,
游子的衣裳,
天南地北凝视对望。
虫鸣,演奏离别乐章,
是多年前离家时的交响,
是父辈用瘦弱的肩膀,
扛起家的脊梁。
我在秋雨中思量,
感叹岁月的沧桑,
让皱纹刻满了父辈的脸庞,

故乡二首

是风化的老茧独自欣赏,
是胡子茬爬满了白霜。
依然,在丰收季节,望着风吹麦浪,
吐着烟圈,
朴实地笑着说,这片土地不能荒。

母亲眼里的海

温情港口驶出的船,
载着游子渐行渐远,
时间定格了海面,
漂流瓶里挤满了期盼,
母亲立在岸边,
望眼欲穿,
背影模糊了岁月的视线,
银丝白发编织成了归来的帆,
慈爱化作泪打湿了船板,
融进了海的童年。